

所得票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95
马耳他……………97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95
加拿大……………2	中国……………95

集团 E: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选票总数:	106
无效票:	1
有效票数:	105
弃权票:	7
参加投票会员国数:	98
法定多数:	50
所得票数:	
美利坚合众国……………95	
法国……………95	

下列会员国的代表获得了法定多数票，当选为副主席：巴西、乍得、中国、厄瓜多尔、法国、伊拉克、牙买加、肯尼亚、马耳他、毛里求斯、尼泊尔、菲律宾、塞内加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11. 主席：我感谢各位检票员在这次选举中所给予的协助，并向所有当选的副主席表示祝贺。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总务委员会现在正式组成。

中午十二时二十五分散会

## 第一八四一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七日星期四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 议程项目 9

#### 开始一般性辩论

1. 吉布森·巴尔博扎先生(巴西)：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祝贺你被一致推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五届常会主席。你在国际事务中无与伦比的经验，你在有关联合国组织的理论与实践的所有问题上久经考验的能力，你作为教授、政治家、外交家的杰出贡献，以及你是一个爱好和平、致力于人类伟大事业的国家的公民这一事实：这一切对引导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的辩论活动及其领导是一种保证。请允许我对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也表示谢意，感谢她以自己的才智、公正及政治敏感主持了第二十四届会议的工作。

2. 同时，我代表我国政府应该向在座的所有代表对于选举巴西为大会第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议副主席之一表示满意。巴西把这一荣誉和信任当作要求积极维护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的理想、权利和愿望的命令来接受。

3. 如果现在允许我谈谈个人的想法，我就想说我现在内心里正在重温二十五年前的经历。那时，正当我从事外交工作的初期，我被任命为巴西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初级顾问。象大厅里其他许多代表一样，对于联合国的创立我也出过一份微薄的力量。如果我不把一九四五年的幻想与一九七〇年的令人不安的现实加以对比的话，那就不近情理了。

4. 在我开始陈述意见时，不能不简短地专门谈谈最近国际关系中三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5. 首先，我要提出恢复中东停火并同时为和平解决这一危机而创造较好前景的问题。可是最近几天

的发展情况表明，现在的停火办法是多么脆弱，多么不可靠。这种停火，只有把它看做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以及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走向政治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步，才有意义，才有效果。在联合国各机构内，巴西曾多次强调对于这一冲突的根本原因需要进行公开的、坦率的辩论。由于历史原因，联合国在有关中东的问题上负有非常特殊的责任。因此，迫切需要联合国在其全体会员国的支持下履行它所承担的责任。

6. 其次，我们看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缔结了德苏条约。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终于打破一直把我们束缚在一九四五年的锁链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而就取消了战后这一概念。不可否认，这一条约的意义已超越了两个签字国双边关系的范围，它也影响到整个欧洲的政治以至国际关系的总格局。它对于联合国的影响也是同样重大的；说它等于废弃了宪章第五十三条和第一百零七条并不算牵强。这更证明了在最近的二十五年间世界并不是停滞不前的，而国际生活的结构也没有停止发展。

7. 最后，我不能不提到美洲国家组织大会第一次特别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实行了一九六七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议定书中提出的美洲国家组织的机构改革。为使这个协作机构适应当前形势，西半球国家重申它们决心为谋求发展和维护正义而扩大其共同努力的范围。它们采取这一积极立场时，正是一些少数人的小集团盲目服从外来指挥，妄图以恐怖手段来损害自己民族的进步事业的时候。象劫持飞机，武装袭击和抢劫，强抓并扣留无辜人质，尤其是外交人员，进行卑怯残忍的暗杀——所有这些行径都是世界公众舆论所厌恶的罪行，歹徒们受到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美洲国家组织把这些列为刑事犯罪，甚至列为危害人类罪行。为了响应这种思想，美洲国家组织在其大会第一次特别会议上重申了它对这种暴力和恐怖手段的坚决反对。

8. 巴西对这种情况特别敏感。一个半月多以来，我们一直受着令人痛苦的悲剧的折磨：我们外交使团的一位成员被卑鄙的绑架者所劫持，成为极端残暴行径的毫无自卫能力的受害者。

9. 加之，这几天来的严重事件表明，劫持飞机和扣留人质问题要求联合国这个作为国际社会集体意志的工具采取明确而有效的措施。

10. 人类出于本能，力图摆脱无始无终的时间概念，因此就借助于人工划分时间界限，使用漏壶、时钟、日历等计时办法。人自己却一直是万物的尺度，他感到有必要在其生存的标杆上加上一些可供参考的标记，就象小车站、沿途停车处一样，从这里可以回顾一下自己走过的路程，并为以后的旅程作好准备。在停留与回顾的时刻，重要的是我们切不可持想象过去、怀念将来的不现实态度。

11. 第二十五周年大会确是这样的一个小车站。在沿着有希望把我们引向和平、正义和进步的道路继续迈进之前，我们可以在这里暂停片刻。

12. 今年我们也要纪念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十周年。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通过是联合国曾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它再次正式肯定了各国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我国政府在此重申完全支持这一原则，正如它不能不反复声明对人们坚持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的关切一样。这种政策受到巴西政府和人民的严正批判和最强烈的谴责。

13. 和平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一个梦幻或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计划。它已成为最紧迫、最基本的需要。它不再是一个目标，而已变为一个前提。在我们面前如果不是一个和平的前途，就要冒毫无前途的危险。和平已不再是唤醒克制自己和利他主义理想的问题，不再是强调必须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进步以适应当代巨大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人类的基本利益，关系到人类的自存本能的问题，因为真正处于危险中的正是人类的生存。

14. 没有哪一个机构比建立机构的人或该机构服务的目标更为重要。没有哪一个政治机构比它们要保护其利益的人民更应受到尊重。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就联合国而论，我们首先应该自问，我们这个世界组织是否符合在旧金山创立时所赋予它的理想和愿望，其次，根据我们过去二十五年所取得的经验，今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进这个组织。

15.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充满危机、公开冲突、

战争公报、袭击和反袭击的世界中，无疑联合国没有充分发挥它的预期作用。联合国没有解决、甚至有时也没有深入讨论和平、集体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它设法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即我们可以满足于所谓的新任务——科学技术、环境保护、人口增长等问题。当然谁也没有低估所有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谁也没有低估在某些情况下，遵循保证各会员国的国家主权及法律上平等的联合国宪章原则，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适当处理这些问题的必要性。显然我们并不反对在这一论坛上讨论这些问题，虽然把它们转交给专门机构似乎比较合乎逻辑、实际和合理一些。但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把轻重缓急弄颠倒了。我们不能把联合国组织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国际技术机构的地位。我们绝不能忘记联合国是我们争取和平、发展和集体安全的唯一专门机构。联合国如果不能执行宪章赋予它的首要任务，它就会变得非常软弱，甚至连次要的任务也胜任不了。

16. 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已从旧金山的理想和原则后退了。假使听任这种现象发生，世界和平就会缩小到仅仅是缓和紧张局势的过程；严格说来本应写入宪章原则和宗旨的全面彻底裁军的概念将会被“限制军备”或“军备控制”的概念所代替；“集体安全”的概念将会蜕化为仅仅是“安全保证”，这就比原来宪章中所规定的范围更有限。在这个过程中，含糊不清的概念就会得势：什么“政治现实主义”、“势力范围”、“均势”，尤其是笨拙的“有限主权”论，它是对国际法和国家自由的否定。

17. 有人正企图把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说成是空想的或乌托邦式的，而实际上，这并不比规定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更乌托邦或空想。把裁军贬为不可达到的目标就等于否认联合国宪章原则在今日世界中的有效性这个前提。在这一方面，不把裁军当作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就等于抛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一准则。既然不准使用武力，那么，为什么国家还要坚持储备武器呢？

18. 我们有责任把任何认为宪章中某些宗旨和原则已经过时或落后于时势的倾向予以屏弃。超国家主义和互相依存很可能成为向往的目标，但它们必须以一个尚待达到的各国政治、经济独立和有效的法律

平等阶段为先决条件。在宪章第二章所列的宗旨和原则未宣布作废或过时之前，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履行并遵守这些宗旨和原则。只有通过完全的主权和平等才能达到合法的、持久的互相依存。

19. 常有人说，虽然联合国在和平和国际安全这一领域迄今没有取得什么成效，但不要忘记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却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可惜，我们不能同意这种乐观的看法。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已提交了一个无疑是破产的清单。如果我们不能用更有力量更肯定的条文规定第二个发展十年的战略，这个十年又很可能步第一个发展十年的后尘。归根到底，必须明确组成联合国的各国是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就象它们接受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概念一样，乐于接受经济领域内集体安全这一概念。

20. 第一个发展十年在制订计划和协调方面，在履行方面，尤其在政治方面都是失败的。所采取的措施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相比是不够的。除此而外，在作决定的关键时刻，如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第二届会议<sup>①</sup>期间，联合国系统在概念上缺少全球发展理论，而主要是缺乏必不可少的政治意志。

21. 现在，当我们精心拟定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战略的任务将要结束时，联合国面临着一个完全新的选择，它将决定国际经济合作发展体制的前途。联合国必须在仅仅为了维持贫困指数的现有水平的稳定战略和能动的发展战略二者之间作出抉择。

22. 稳定战略虽然由于明显的理由而从未用明晰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是，看来它包含三个主要部分：一个是没考虑到人口增长过程的积极含义的人口政策；一个是以增加食物产量作为唯一目的而不是把它看作全球工业化发展政策组成部分的农业政策；最后，是在必要情况下准备牺牲更大的发展目标以达到区域就业目的的就业政策。

23. 另一方面，能动战略则要不仅仅限于冻结目前国际经济的不平衡状态。巴西在各个机构内讨论到第二个发展十年前景时一贯奉行的指导原则是：七十年代的战略，我们认为应该是一个具有集中措施和

<sup>①</sup>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在新德里举行。

附加措施的行动纲领。它基本上应该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全球的和区域的目标，这些目标到第二个发展十年结束时，应能使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有很大增长，从而缩小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在贸易、财政和技术方面相互同意的联合措施；最后，实现这些措施的预定日期，其中最主要的是实现百分之一的财政转移这一目标的预定日期。

24. 应该强调的是，联合国系统内已得到的情报与研究结果使采用这种能动战略成为完全可行的事，如果发达国家政府，不管是具有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或统一计划经济国家的政府，能具有必要的政治意志接受这些义务并付诸实现的话——这是主要点。否则就会出现一个国际合作发展方案只能以失败告终的可悲现实，而这个失败是不彻底的措施和良好意图的声明所掩盖不了的。

25. 这种失败并不会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变成实现不了的事，虽然对许多国家来说，这条道路一定会更艰苦、更困难些。我们都知道有些会员国通过在国内动员自己的资源取得了可观的增长指数。请允许我以我们自己的国家巴西为例，在一九六九年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九。可是，如果我们在贸易和经济合作的交流上继续保持目前的停滞趋势的话，我确实怀疑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能否为其经济和社会进步找到一些灵丹妙药。我们并不要求照我国的办法解决问题。我们完全明白巴西的发展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而我们自己也绝不推卸这个责任。我们想做的只是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提出这个问题。

26. 巴西一再声明它赞成修改联合国宪章，使其适合目前形势并与现代世界的问题联系起来。然而我们也确实了解妨碍立即修改宪章的政治现实和困难。我们认为这种修改是前进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但存在着一种危险：世界上的普遍情况是每天都在使用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科学和技术力量——这种情况可能迫使我们倒退一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新宪章可能恰恰成为冻结世界力量的又一要素，成为维持现状的因素之一。无论如何，如果对赋予联合国组织以生命并指导其工作的这个国际文件不进行充分而全面的分析的话，要对我们的组

织最近二十五年来取得的成绩和缺点作出正确的估计是不可能的。

27. 这就是为什么应该提出修改宪章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认为总务委员会昨天已决定把“需要考虑关于审查联合国宪章的建议”列入议程项目 88 具有重大意义。

28. 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把某些问题重新提到联合国论坛上，因为这些问题显然是属于联合国的权限，而现在却正在狭小的圈子里关起门来进行讨论。作为对强权现实的一种让步，联合国宪章把特权授予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它们在和平与国际安全方面的永久权力本身就是这些特权之一。但是，安全理事会作为一个机构，不能由于承认了以掌握在极少数大国手中的两主席制为基础的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放弃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这样做是直接违背宪章精神的。安全理事会因在威胁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冲突面前软弱无力，似乎正在逐渐变为汇总控告与反控告、要求与反要求的公共登记处。众所周知，近年来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实质上已经变了，其结果，现在不是在集体机构的正式会议上通过公开辩论作出决定，而是在一系列的非正式协商后作出决定。尽管有了这一进展，并有随之而来的全体意见趋于一致的倾向，安理会却不能保证其决议的实施。这主要是由于安理会理事国进行的那些协商一般地都是指向问题的次要方面，而不是寻求一个能够消除这些冲突根源的政治解决办法。而且，即使取得全体意见一致，也几乎总是以牺牲所通过的案文的确切性为代价的，所用的语言非常含糊暧昧，以致安理会理事国对这些决议可以作出各种各样解释。这样，我们就受到出现一种“解释否决权”的威胁。

29. 在一九七〇年四月三日的一份备忘录〔见 A/7922〕中，巴西政府为了答复联合国秘书长根据第 2606(XXIV)号决议条款所提出的咨询，曾利用那个机会声明，任何想使联合国安全体制重新活跃起来的努力，都应促使安全理事会对造成威胁和平与安全的每一具体局势的根本分歧进行实质性的检查。诉讼当事国积极参与现在盛行的非正式协商必将大大促进对这些问题的实质性考虑与研究。正是由于这个理由并为了使这些协商制度化，巴西政府曾提出建议——我现

在重申——安理会行使宪章第六章赋予它的职权时，在每一事件中考虑为和平解决争端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是适当的。这种委员会应包括冲突各方及由诉讼当事国建议、安理会选定的其他代表团共同组成。这种委员会应有最广泛最灵活的权限，不受会议记录和预定议程的约束，在安理会的管辖下，以调解争端各方的意见为目标而行使职权。

30. 我们都能体会到一旦第六章所提供的办法已被用尽，而试图在第七章规定的强制性措施范围内进行选择时所产生的困难。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几乎总是会预料到常任理事国之间缺乏意见一致，同时如果采用强制性措施，将会产生某些后果。在很多事件中我们应当自问的是：第六章的潜力是否真的已经挖尽。我们深信：联合国，更确切地说，安全理事会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宪章第六章认可的多种不同的方法和手段。

31. 简言之，巴西现在所建议的是使联合国在外交上重新活跃起来。采纳提出的类似作法，就会使联合国组织在世界重要问题上有更大的效能，更大的权威并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32. 为什么这个建议竟然使某些人感到不现实或行不通呢？为什么竟然用无休止的“政治现实主义”的论调来对抗它呢？

33. 让我们不要忘记，正是这种所谓政治现实主义已经把我们推到战争和毁灭的边缘，并且是每年在军备竞赛方面耗费二千亿美元的主要原因。军备竞赛除了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之外，它已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资源，给人类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些财力和资源本来可用于增进和平、正义和进步事业。

34. 我们的问题和困难并非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所解决不了的。尽管联合国有它的种种缺点和挫折，但它仍然是我们可以用来对生活、和平与发展进行选择是唯一论坛。

35. 在现阶段，我国只不过提出最谨慎、最不新颖的建议：让我们利用我们这个组织，让我们执行宪章；只此而已。这个建议在历届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里本是老生常谈，但接受这个建议仍可以对我们的未来具有引人注目的影响。

36. 巴西永远不会放弃这一伟大希望：对和平、正义和进步的希望。

37. 佩拉诺·法西奥先生(乌拉圭)：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我国祝贺你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你的当选，不仅是挪威这个高尚国家的一个公民的荣誉，是指导我们辩论顺利进行的保证，而且也是给予一个对联合国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政治家和杰出的法学家应有的赞扬。

38. 我还认为我有责任向利比里亚的杰出代表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表示敬意。她以无可置疑的智慧和干练主持了大会上届会议。

39. 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它可以使本大会暂停下来考虑并讨论这个组织的进展和方向，仔细地检查已经处理和解决了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给我们文明的地平线投上了一层阴影的、当前仍然存在和我们将面临的问题。我们的文明尽管在技术上有惊人的进步，但对必须处理的人类问题和社会问题，似乎就要失去控制。

40. 今天的世界显然不同于二十五年前的世界。导致联合国创立的那些政治事件现在不再是那么关系重大了。不能认为这个巨大组织的健康状况今天令人满意的。宪章制订者曾有过的信心、乐观和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怀疑、失望和对未来的忧虑。

41. 这次全体会议标志着四分之一世纪工作的结束，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怀有这种深刻的信念：如果不根据联合国宪章精神以坚定的决心正视和解决不仅与我们今天有关的严重争端和冲突，而且正视和解决在本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关系到全人类的那些世界性的、更广泛、更突出的问题，那么，回顾过去是全然无益的。

42. 为了在和平与进步的气氛中达到这个多年来所期望的目标，不需要创建新的复杂的国际机构，暂时也不必要对联合国宪章作实质性修改，而只要忠实地履行宪章条款，特别是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够了，因为这些宗旨和原则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要求不干涉他国内政，主权平等，根据正义和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帮助联合国及其会员国维护国际安全，尊重民族自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进行合

作并不断发展和提高人权。这些宗旨和原则是在一个非常的历史时刻一致赞同的，它们反映了国家间的谅解和一致的程度。这种谅解和一致的程度在今日的情况下和当初是难以相比的。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各国所需要的组织机构，以对付和成功地解决我们今后数十年内必须解决的问题。

43. 在这些问题中，应该优先考虑的是需要减少或缩小各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经济不平等，控制并减缓负担沉重的军备竞赛，保护并改善人类环境，加紧粮食生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的需要。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大规模的更紧密的国际合作，以便缓和社会紧张局势，使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比较美好和公正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各国人民能在自己国家找到必要的条件来发展他们的个性，并获得作为人所应得到的幸福。

44. 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得到象联合国宪章第一句所提到的“后世”的支持。我们不应忘记一九四五年以来出生的人占目前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

45. 在大会议程中占突出地位的裁军问题上，各国间所以存在着分歧，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客观原因的。有一些象我们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没有世界规模的武装力量，因此必然起着曾被喻为古代悲剧合唱队中的配角作用。尽管如此，乌拉圭一向支持并将继续支持旨在实现逐步均衡裁军，禁止将核力量用于任何战争目的的一切决议。

46. 正因为如此，我们支持停止核试验的一切倡议，批准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2373(XXII)号决议〕和特拉特洛尔科条约。<sup>②</sup> 乌拉圭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一起提出了一个项目供大会审议，以履行关于签署及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的第2456 B号决议。

47. 在本届会议期间将庆祝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十周年。联合国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把世界各国人民和许多国家的政府——其中包括几个前殖民国家的政府，这是它

<sup>②</sup>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签订的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们的莫大光荣——的努力结合起来所起的作用。这种非殖民化是当代不可逆转的趋势之一。

48. 甚至在一九六〇年宣言之前，那时大会的会员国情况和今天大不相同，乌拉圭就采取了一种很明确的反殖民主义的立场，因为我们认为任何殖民主义的束缚或羁绊是与国际社会的目前制度不相容的。

49. 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创建后的头七年里，我国曾荣幸地担任该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曾决心帮助实现最纯正、最地道的民族自决原则。

50. 为了在全世界结束殖民主义仍然需要做的那些工作，是联合国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所有的国家都必须给予最坚决的支持。

51. 联合国在其建立的这个最初阶段，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第217 A(III)号决议〕，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2200 A(XXI)号决议〕以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2106 A(XX)号决议〕。对所有这些公约和盟约，乌拉圭都给予优先重视和坚决支持。

52. 按照我们全体人民所信奉的由来已久的政治哲学，我国一贯主张不分宗教、种族和性别，广泛地、毫无限制地承认人权。现在看来，这些原则确实已被文明国家作为原则和平地接受了。

53. 但是绝不能认为这种接受就是终点。它只是朝着一项更艰巨的事业前进的起点。如果我们容许人们今天不应用、不尊重业已通过的这些原则，那就是对人类传统的人道主义情感的蔑视。现在看来十分清楚，我们必须象过去曾建议的那样，在国际上采取有效措施以保障人类权利。而这首先应该通过司法机构来实现。这种司法机构应是权利受到侵犯的人易于接近的。

54.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人权完全获得法律保障。从制度发展的历史上看，人权似乎最初是由法律保护，然后由宪法保护，最后由国际公约来保护。这样，人权的最终保护将委托给国际机构。这些国际机构将照客观的、公正的、自主的保护机构那样进行工作，而不具有特设性质，也不受政治权宜之计所左右。

55. 真正的国际和平恶化的一个征兆可以从各种冲突中看出来，这些冲突有变成长期冲突之势，并造成使人类充满恐惧的、不固定的争斗地区，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些冲突的尽头，并且确已意识到了这些冲突说不定会扩大。

56. 中东最近已经成为我们注意的重点。在这个地区，尽管联合国和提供合作的政府作出了不可否认的努力，但在实现正义和持久和平方面仍未取得重大进展。

57. 为此，我们满意地指出，卷入这场冲突的国家最近接受了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方案。看来这对减缓业已成为现代特征的危险的暴力螺旋式上升现象已产生了有益的效果。

58. 乌拉圭政府本着和上述国家的人民——他们的许多代表同我们生活在一起并且是他们人民中重要的、杰出的一部分——团结的感情曾邀请拉丁美洲的姐妹国家，协调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如有机会就在联合国为解决中东争端做出贡献。

59. 在一个许多力量对这个问题已经在起作用的动乱地区，这个倡议不应被解释为是一个新的不安的根源。这个倡议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可能出现分散努力的情况，因为在这个使与我国人民及其传统如此亲切的地区遭到分裂的困难问题面前，由国际传统以及和平和普遍意愿联系在一起的众多拉丁美洲国家，如果不按照它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或者即使是保持谨慎的沉默——共同行动和合作，这种情况就会跟着发生。

60. 本届大会议程上一个很突出的项目是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这一项，它与已提出召开一次新的海洋法会议的动议是密切相关的。

61. 众所周知，在这方面乌拉圭政府考虑到与海洋法有关的各国国际惯例的发展，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公布了一项扩大其领海的行政命令，以保障捍卫国家利益、人民福利和发展与进步的机会。在做出这项决定时，是考虑到近年来有日益增多的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扩大了它们的主权，这就证明缺乏明确的能够限制各国划定其海洋管辖权及领海范围权力的国际法准则。

62. 今年五月，我国外交部安排了一个已经把政府权力扩大到海岸毗连区的那些拉丁美洲国家的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于一九七〇年五月八日签署了蒙得维的亚宣言，该宣言体现了与会国一致同意的海洋法基本原则。遵循这个有希望的倡议，拉丁美洲国家，除两个以外，都派代表到利马参加关于海洋法某些方面的另一次拉丁美洲会议。该会议以大体上很相同的措辞重申了蒙得维的亚宣言的基本原则，并通过了其他决议，阐明有关海洋法主要问题的共同政策，特别考虑到了在海床委员会<sup>③</sup>和本届大会上将要进行的辩论。

63. 根据上述原则，我国政府对召开一次海洋法国际会议作为一个原则问题给予了赞同的回答。但前提是，我们愿意看到大会第 2574 A (XXIV) 号决议中提到的项目能在这次会上得到讨论。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召开一次或多次仅限于讨论海洋法各种局部问题的会议是不适当的。

64. 关于大陆架的范围问题，我国代表团反对对一九五八年日内瓦大陆架公约中的大陆架规定作任何修改。众所周知，这个规定来源于拉丁美洲。

65. 从世界范围来看，本届大会也应该这样看，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广阔领域中，突出的项目仍然是欠发达问题。我们倾向于认为，在我们所关切的问题中，可以说这个项目仍将占首要地位。

66. 欠发达的基本问题，就其本意来理解，必须由以下认识加以补充，即“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的欠发达，与早先的看法相反，不能再认为它只是各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阶段，犹如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某些缺点一样。欠发达不是发展中的正常危机，而是人类社会在经济和社会进化中的病理失调。象任何疾病一样，它需要充分治疗。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就是要有足够的智慧来确定应该怎样治疗，并有足够的力量进行这种治疗。当代的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人更感觉到世界并不总是静止的，无论是通过进化或革命，世界必然是要起变化的。我们艰巨的任务是要把信心和艰苦的工作放在进化一边，

<sup>③</sup> 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

以便我们不致被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弄得措手不及。

67. 所有这一切使我再次重申应把有关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建议作为本届大会主要项目之一。

68. 乌拉圭政府在联合国的其他讲坛,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上,表示过坚决支持这样的建议,而且也坚决支持这些建议所依据的新战略,重点不能仅仅放在纯经济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上,而且要放在比较公平地分配收入和其他社会目标上,如扩大就业、改善居住条件和提供教育机会等,以适应发展的需要。

69. 我国代表团特别欢迎以初级产品的新协定来加强那些市场不稳定商品的国际贸易的建议。我国作为羊毛生产国和出口国认为发展规划委员会的建议是完全合理的。该建议提到“对受到合成材料竞争的天然产品生产国所遇到的困难应该予以特别重视”,并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拆除“对这类加工或未加工的进口商品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sup>④</sup>

70. 毫无疑问,发展的首要先决条件是每个国家的决心。我国在过去两年已作出巨大的、成功的努力以制止通货膨胀的灾难。通货膨胀扰乱发展经济的任何真正努力,并在事实上使这种努力成为不可能。作为那时我国的工业部长,我有必要于一九六八年六月提出一项稳定政策,这一政策近来已得到巩固,结果生活费用指数显著下降了。现在生活费用指数增长年率仅等于一九六七年的百分之十。国际储备和出口的增加以及总产值的大大增长——在那个短时期内增长了一倍——所有这些都是好的迹象,表明受到公众权威完全支持的正确政策是能够产生良好的结果的。

71. 关于同发达国家贸易的问题,我想扼要地提一提拉丁美洲协调特别委员会会议,这是一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部长级会议,目的是就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接触问题协调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经济、财政和技术关系。

72. 我们希望这次会议能象拉丁美洲和美国之间关于贸易问题现在正进行的对话那样,能够取得建

<sup>④</sup>《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7号》,第63段。

设性的谅解。这种谅解,正如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所说的,在正义、平等、国际团结和互相尊重等原则的鼓舞下,将会密切我们与西欧的传统经济联系。

73. 在今天举世关心的问题中,一个具有特殊政治和社会意义的问题,是关于危害人类罪行的问题。在乌拉圭曾发生过一次这类的罪行,致使我国传统友好国家的一个公民丧失了生命,成了无辜的牺牲者。这一行径激起了我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对这类罪行我们不能不深表遗憾。我愿在这里十分庄严地重申这一点,并以此表达乌拉圭人民对这一罪行以及阴谋家小集团对友好国家公民的其他绑架罪行最愤怒的谴责。这些阴谋家自称为新的暴力主义十字军战士,犯下了最残暴、最野蛮的罪行。

74. 他们一再企图通过绑架强迫释放那些不是政治犯而仅是刑事罪犯,受普通司法制裁而被拘留和判了刑的人。这种普通司法的职能与政权是完全分离的。根据这种司法,罪犯可以通过规定的法律程序,享有辩护的一切保证。既然如此,任何敲诈勒索的企图都是绝不能允许的,即使是为了拯救无辜的宝贵生命这一崇高目的也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预示着不仅违反宪法和法律,而且会给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未来开创一个十分残忍的先例。对犯罪的镇压——这是个人复仇的原始阶段以后的任何人类团体所必需的——会因此受到妨碍,因为这样就不可能惩罚那些破坏刑法的人,甚至不能惩罚那些破坏保护人类生命与自由这个最神圣权利的法律的人。

75. 根据我们共和国总统帕切科·阿雷科先生的倡议制订了一项政策——我国在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上已经阐明过这个政策——该政策得到了许多友好国家政府的赞同,并被视为对外交官员真正最可靠的保障,因为它可以制止那种似乎在不断增多的、造成新的受害者的或助长其他危害人类罪行的讹诈行为。

76. 我国政府向来是不干涉原则的热心捍卫者,愿表明其如下信念以作为这整个项目进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些问题——通过它们的外界反响会在国际范围内损害双边关系——就其性质而言,是一个完全属于各国权限范围内的事情;每个国家应坚持按照各自



的理解，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处理这些问题的权利。不言而喻，在这方面同时有一个各国自愿赞同的一致的方式，将是防止这种暴行的最好方法。

77. 一些重要国际会议在我国投赞成票的情况下已经决定，犯有这种罪行的人不能认为应受到政治犯所享受的那种待遇如引渡和政治避难权。这种待遇存在的理由是基于一如下看法：政治犯在外国不是一种危险，而在本国，在一定的时间内法院也许不能提供公正的和充分的保障。这一论据不适用于把外国的外交官作为人质和牺牲品的那些罪犯，因为这甚至是为战时法所禁止的可憎的野蛮行为。这些做法所打击的不仅是一种政权或某种现行的政治制度，而且是不论是国内的或是国际范围的各种形式有组织的社会。这些做法是真正的危害人类行为，不再属于民法而属于国际法判处的罪行。

78. 我们所指出的这些行为是企图破坏任何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所需要的团结，在选定的地区反复用恐怖活动制造紧张气氛，多次损害了无辜的平民。不只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大陆可悲地受到这种行为的光顾，到处，在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绑架、劫持飞机、压制个人自由正常发展、压制运用公众权威等行径。所有这些行为是为了不同的目的而进行的，或是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或是为了赎回被合法当局逮捕的同谋犯。

79. 根据这一情况，我国政府认为，本届大会最好注意分析一下最近在华盛顿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提出的那个令人感兴趣的倡议中的意见，该倡议旨在对受侵犯的财产和个人提供特殊保护，这有利于国际关系和全人类的进步。

80. 我国政府已联名倡议在大会议程中列入有关修改国际法院职能的项目。

81. 乌拉圭根据历史传统和宪法准则，一向准备接受和平解决任何国际争端，因此它是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的坚决支持者。五十年前，即一九二一年，乌拉圭就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法院强制管辖权。现在仍然有效的这项声明是接受任择条款最长久的实例。我们也批准了乌拉圭国际法学家达尔多·雷古莱斯参加起草的波哥大公约，<sup>⑤</sup>这个文件的实质在于美洲各国

共同保证借助于法院强制管辖权来解决它们的法律分歧。

82. 因此，当看到法院现在所处的无所作为的困境时，我国不能置身局外，特别是这种情况正出现在法院成立五十年的时候。幸运的是，这种局面已为安全理事会首次请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而树立的这一重要的可喜先例所扭转。

83.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我们所建议的研究项目是一个很及时、很有益的意见，我们要提倡更普遍地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必要性。

84. 我们必须诚恳地承认，如果本大会不能透彻地了解到整个世界希望从它的传统结构中摆脱出来，那么本大会将不能在世界范围内执行它的神圣职能。

85. 只有记住这个真理——有时因为它是如此明显而我们却忘记了它——我们才能高瞻远瞩，才能加倍努力，才能把这个世界——这个如此不幸而悲惨的世界——同一个遥远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我们始终为所有人们心中怀有的达到完美境界的渴望所吸引而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而这个目标又吸引着所有的人为使他们的创造物完美无缺而努力。

86. 卡尔瓦尼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让我代表我国政府对你光荣地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表示我们最诚挚的祝贺。你的品德、经验和你对联合国宪章研究的重大贡献，使我们确信在本届会议期间，我们的工作将会得到你的卓有成效的指导。

87. 我还要对你的杰出的前任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在大会上届会议上所作的令人钦佩的工作表示赞赏。

88. 在这次一般性辩论中，我们不打算对议程上的所有具体项目详细阐明我们的立场。将来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论时，我国代表团将陈述我们的观点。

89. 人们由于不愿忘记过去，总要举行一些活动以纪念历史上的重大时刻。我们在本届会议上庆祝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也正是如此。联合国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共同解决各国人民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作为协助实现这些目

<sup>⑤</sup>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签订的美洲和平解决条约。

标的一个中心，已经二十五年了。在这二十五年期间，人类的弱点有时使美好的理想遭到破灭，但同时英勇的美德和人类团结一致的情感在很多场合也表现了出来。

90. 当这一漫长的旅程行将结束时，唯一合适的是我们暂停下来对所取得的成果作一番批判性的分析。当我们要尽力作出正确判断时，必须具有批判的头脑。我们认为，我们的主要目的只能是导致这个国际组织成立的那个目的，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91. 显然，联合国在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卫生等方面已经取得许多积极的成果。但是我们认为，决不可忽视我们今天面临的局势的消极方面，如果我们想要改正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就必须重视这些消极方面。在我们看来，联合国仍然是国际社会谋求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最好工具。但是我们不要抱有幻想，目前的国际秩序还有很多必须予以正视的严重缺点。

92. 要把今日世界的每一具体情况都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是估量一下那些我们认为在这个异常重要时刻决定着人类进程的、关系更加密切的事件。

93. 被宣布为国际关系基础的那些原则及其具体应用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其讲话中宣称要维护国际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就其完美的形式和内容而言是值得称赞的。然而这些准则往往只是一些理论性的词句，因为它们在国家关系中从未成为现实。

94. 国家之间的平等确实已庄严地载入宪章。但事实上，只是象征性地承认它，这反映在只有在国际组织中发言和表决的权利而已。

95. 就我们所知，国际秩序是以主要大国的优势为基础的，而和平只是大国之间均势政策的结果。这一事实十分清楚地表现在主要大国考虑重大国际问题时有无视联合国的倾向。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是公开宣扬的，而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却没有发展中国家参加。

96. 非常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差别把世界各国人

民区分开了。统计资料表明，工业国和落后国之间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正在逐年增长；事实上这种不平衡每天都在增长。财富和进步总是继续存在于那些工业国家里。

97. 也许有人认为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欠发达国家实际上是能够发达起来的。但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科学和技术如按正常的进程发展将是发展中国家力所不及的，或者至少这些国家在科技方面的发展将不足以改变它们的落后状态。不管人们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缺乏发展的三种基本要素——资金、教育水平和技术，三者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着——就造成一个贫困的恶性循环。

98. 这些经济和社会的差别，导致了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统治，这是它们提供的所谓援助的结果。去年在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我们曾谈到这一点。我们说：

“两个大国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和集团的政策，给国际援助带来了根深蒂固的祸害。

“在一种制度下，经济统治必然导致政治和文化的渗透。在另一种制度下，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治同样包含着经济控制和剥削。这两种制度重点和方法不同，但其结果只能称作是客观上征服的局面。”〔第一七七九次会议，第 85、86 段。〕

99. 在国际体系中一方面有牟取利润的动机，另一方面有意识形态渗透的欲望，这对于需要同世界主要国家进行合作的许多国家是有害的。

100. 饥饿仍然是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灾难。尽管作了一切努力并执行了种种计划，饥饿继续在世界广大地区流行。每天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而死亡。

101. 这个事实表明了又一种不公正现象，它使今天的世界各国人民分成排他性的富国俱乐部和贫穷国家。

102. 我们已经谈到了建立在各集团之间均势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要维持这种至多是不稳定的均势，需要巨额的投资来获得日益复杂而昂贵的进攻性和防御性系统。拥有原子弹一直是不断进行军备竞赛的出

发点，目的在于以某种决定性的发现，或以建立某种可能具有绝对效力的物质优势来结束这种恐怖均势。

103. 只要拿出用于破坏性目的投资的很小一部分，就一定能够改变地球的面貌。然而，控制世界的斗争使竞争者不可能按照大家的最大利益行事。

104. 因此，每当人们有了一些非常惊人的发现时，在国际上我们就一定会看到为取得武器优势而进行的激烈竞争，而与此同时人类却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仍然是欠发达的受害者。

105. 我们已经看到，过去二十五年来和平是多么不稳定。武装冲突确实从未结束，在世界最偏远的地区一直流着伤亡者的鲜血。我们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甚至对生活在灾难的边缘也不再那么感到忧虑不安了。我说“灾难的边缘”，是因为在均势存在的形势下，事件并不能总是能够得到控制，它们的确有可能突如其来地把我们引向一场巨大的灾难。

106. 根据对历史的通常看法，战争是指当外交行动失败时用以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一种手段。但是当人类发现了原子弹以后，人们便觉得由于核武器的威慑性，战争将不复存在了。

107. 但却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和平中的战争。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有一个名称，叫做经常性的颠覆体系。任何国家都不能逃避这个现实。无论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都会成为这种祸害的牺牲品。哪里有紧张或对抗，哪里就会有颠覆。

108. 除了被精心地发展成为一种体系的颠覆而外，在国际上我们还发现有暴力崇拜。让我把我的用词解释清楚，在通常的用语中，暴力与武力常常被混为一谈。但这是一种错误。武力是为了实施法律而依法使用的一切手段和程序的总体。而暴力则是非法使用武力——即不按既定原则滥用武力。

109. 于是，今日世界上的一种新情况就是这种暴力崇拜。它实际上就是把不管为了什么目的而滥用武力奉为神圣。暴力本身就是目的。那些拥护这种新的暴力信仰的人宣称：为了消除不公正现象，他们不惜犯任何罪行。他们忘记了，暴力只能导致进一步的不公正行为。如果这些行为继续下去，那么地球上将

不会有任何变化，因为这样一来，就实质而言，我们都会生活在同样的不公正现象之中。

110. 因此，暴力的后果现在冲击着与其周围正在发生的事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一些人。由于狂热和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发动侵略的结果，就必然出现各种各样的罪行：绑架、暗杀、抢劫和袭击等等。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以牺牲无辜的人为代价，作为对另一些被认为有罪的人使用暴力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人类便回到了我们曾认为是一去不复返的那个时代。我们放纵了导致感情爆发的本能，而这种感情是以特殊好恶或狂热为其特征的。

111. 当然，我们所说的并不排除各国人民有权反抗暴政、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压迫。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暴力的是那些压迫者；而合法地行使反抗的权利则代表着人民争取恢复法律秩序的斗争。

112. 除这一切事情之外，还有个性不断降低和群众性现象不断出现的情况。逐渐的非个性化现象正在发生。被认为有理性的自由人的感觉丧失了，而它现在正被可以互换的个人，即群众中的任何个人的感觉所代替。

113. 批判性的判断已为感情的反应所代替，理性生活已被感情生活所代替。由于批判性的判断不复存在，人已经丧失其作为人的真正地位及其基本的特有的理智。今天的人就这样依然受着那些能有计划地利用下意识手段和本能的手段的人们的摆布。

114. 这幅群众性现象不断出现的图景是以很大程度上的心理混乱来完成的。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支撑社会的价值标准无论在表面上或实际上都正在崩溃。这种现象影响着整个人类。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已看到我们迄今所赖以生存的所有原则受到挑战。这种价值上的混乱也适用于国际上的情况。自从远古以来就指导各国人民之间关系的准则现在正处于危机阶段。这不是一个违犯这些准则的问题。违犯或违背规则是人类常有的事。违背准则在某种程度上还承认准则的正确性。但这里却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所谈的是对规则的蔑视，把规则的伦理内容置之度外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见于最近几个月来发生的绑架和空中劫持事件。

115. 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景象。我们认为这种景象影响着正在经历着的历史现实。它驱散了我们的一切幻想并迫使我们行动。它也使我们能了解到，如果不行动起来，我们就要遭殃。

116. 然而我们也应该自问：为什么为创造和平付出那么多的努力竟得出这样的结果？为什么我们把避免战争与寻求和平混为一谈？要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考查一下联合国当时是怎样成立的。

117. 联合国宪章是有原罪的。联合国是由一次战争中产生的，并且总的说来是力图结束战争。上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把它们的和平强加于人。然而，这种强加的和平是不存在的。和平要成为真正的和平，必须是共享的。

118. 在历史性的战争创伤中诞生的联合国还未能超出最初那种使人不受战祸的愿望。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可以说，真正避免了的只是世界大战。因此即使战争被限制在地球的某些不同地区，战争现象也一直是经常的现实。

119. 但是，决不能把和平只单纯地归结为没有战争。没有武装冲突只是和平的消极方面，不是它的真正实质。那么这就使我们不禁自问：什么是各国之间真正和平的必要条件呢？

120. 第一个条件是国家社会之间的真正平等。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包括彻底变更现存的结构。

121.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多么发达，也不能比其他任何国家享有更高的尊严。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他们自己的、应该受到尊重的个性和特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如实地认识自己，我们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122. 国家之间必须进行坦率而诚挚的对话，这是达到彼此谅解的最好途径。国家社会之间互相尊重是和平的首要条件，这种尊重可以排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工业化国家本身之间建立在统治和从属基础上的关系。所需要的是各国人民之间更广泛、更民主的真正合作关系。而且要使和平牢靠，大家必须既要承担有关和平的义务，也要分享有关和平

的权利。这样一来，国际权威也就不会被视为统治世界的工具。要达到国家之间的平等与尊严，归根结蒂必须先根除种族主义，因为它是国家之间歧视的根源。

123. 国家之间建立和平的第二个条件是按照国际社会正义的方针调整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124. 在这一点上我要重复我国元首拉斐尔·卡尔德拉博士的话：

“建立友好和国际合作的融洽关系的办法决不是一种廉价买进高价售出的激烈斗争。有一种想法认为，贸易越多，援助的必要性越小。但是只有贸易比较公平，而且对发展中国家人民公正，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以实现所需要的迫切变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想法才是正确的。我深信国际社会正义。正如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正义要求每一个人把他自己所有的一切贡献给大家。既然这种思想已在基督教哲学中得到发展，那么，他的这种思想，作为一种概念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社会以谋求共同利益。这种概念用于国际社会是毫无困难的。”

“正如各国社会有权迫使其成员接受各种关系那样，国际社会也可要求各国人民根据他们的能力进行合作，以便每个人都能过人的生活。因此，必须根据各国人民的能力和需要来规定他们的义务和权利，以便使和平、和睦与进步成为可能。这样，我们就能够在真正的友谊中共同前进。”

125. 因此，如果我们认为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都得到发展是和平的新名称，那就意味着，维护目前国际秩序的各项原则要有个根本的改变。否则，我们的援助计划将会造成新形式的殖民主义，目前的不公正现象将会加剧，而且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将不断扩大。

126. 人类进化到这个时候，不能容许一个发达国家向其“援助”的不发达国家强行索取相当于——通常是大于——它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的报偿。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发达国家要摆脱欠发达状况怎么可能呢？去年我们在这一庄严的大会上发言时，曾十分正

确地说：“发达国家的财富是扎根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之中的”〔第一七七九次会议，第88段〕。

127. 这就是说，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按照国际社会正义的原则加以调整，这使我有必要再次援引卡尔德拉总统的话：

“……如果我们认为存在着一个国际社会，而且我们的确主张所有的人，即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大社会的一部分，并且真正主张这个大社会有权存在和繁荣的话，那么，不可缺少的是，为了这个大社会的利益，必须要求各国人民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发挥与其可能性、力量、发展水平及财富相称的作用”。

128. 和平的第三个条件是建立一种把世界各国人民切实结合在一起的积极的团结。这种团结只有以全世界的共同利益为目标而且只有建立在国际社会正义的基础上，才是有力量的。

129. 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改变了国内和国际各个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地球正在缩小，我们人类彼此更靠近了。各国已意识到它们的独立存在。人们总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每个国家的命运是如何与其他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同时，一种世界共同利益超出和高于每一个国家愿望的思想正在出现，它的形式尽管是混乱的，但它的出现却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人类必须予以关心。这样，人类的团结就不再是一个讨论的课题了。

130. 但是国际团结的障碍必须克服。障碍有两个：第一是衰落的民族主义又开始抬头。这种民族主义拼命鼓吹民族利己主义，并对各国人民之间平衡的协作关系设置重重障碍。第二是意识形态上的仇视造成了国家之间的不睦，产生了一种狂热的分裂态度，这种态度是非常消极的，是暴力体系产生或滋长的肥沃土壤。当人类的一部分认为人类的另一部分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是一种邪恶而应予以摧毁时，要普遍实现真正的团结显然是困难的；我们只能处在相互容忍的共处之中，这种共处只是拖延时间，只是推迟战争，或者说只是推迟一方毁灭另一方的时间而已。

这样的共处依然只是集团之间不稳定的平衡游戏中的一个场面。

131. 如果我们要获得一种共享的、非强加的和平，那么国家之间的积极团结将迫使我们着手进行一系列的一体化过程，以期从国家的绝对主权范围进而创造出一个超国家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多国一体化的阶段，这种方法比防御性和进攻性联盟体系适当一些，而这种联盟体系是集团政治的特征。

132. 国家之间的积极团结要求我们取消对欠发达国家有害的政治和经济征服机构。事实上，这种机构是东西方发达国家强加的。

133. 最后，国家之间的积极团结迫使我们承担这样一种义务，即给新的文明和急待建立的新的国际秩序一种新的思想概念。这种新的思想概念必须从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现实和各国人民的深切愿望出发。它将成为以承认人类命运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承认人的高尚尊严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的、革命的人道主义。它的目标是全人类和所有人的发展。它把积极参与作出国际秩序中与己有关的决定看作是每个国家社会的基本权利。这种思想概念在国际社会正义理想的鼓舞下，始终以促进世界共同利益为目标。

134. 牢固的、持久的和平应是这种思想概念力图达到的目标。这种和平将不是强加的和平而是自愿的和平，孜孜以求的和平，一种可以接受的和共享的和平。

135. 这是乌托邦吗？请问，继续走我们现在走的道路，并相信这条道路会把我们引向和平与国际安全，难道不就更乌托邦吗？

136. 在审议这一切问题时，我们必须想到我们的秘书长吴丹所肩负的重担。

137. 我们的儿童，未来的成年人，在纪念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本届会议上，将明确地要求我们建立一种人道的、正义的国际秩序，使和平和精神自由主宰人们的心灵。让我们共同努力，不要使他们失望吧！

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散会